



梨花威闻

小说散文集

山东省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文化组编印

梨 花 盛 开

小说散文集

山东省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文化组编印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编 者 的 话

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我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运动正在兴起。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文艺工作者，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创作了一批好的或较好的文艺作品。为了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我们选编了这本小说、散文集。

这些作品力图从各个侧面，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反映蓬勃发展的 大好革命形势。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殷切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一九七二年十月

目 录

青石山上·····	于韶辉 (1)
参观之前·····	孙念亭 苏增才 (9)
海防“活雷达”·····	席二旺 (18)
过 桥·····	张相林 (25)
丰 收·····	渔 夫 (36)
梨花盛开·····	许善斌 (43)
“老列席”和“家家管”·····	李芳苓 (53)
海 英·····	陶泰忠 李建华 (63)
金小凤和李小明·····	牟永平 (80)
风雪海峡·····	元昌 进科 延祥 (86)
这里永远是春天·····	栖霞县业余文艺创作组 (99)
在“地雷战”的故乡·····	海阳县委报道组 (114)
桥·····	夏任胜 (121)
团结起来到明天·····	哈本厚 (125)
家·····	王文彬 (129)

青石山上

于 韶 辉

“前坡大队引水上山了！”

这消息象一阵风吹遍东风公社。放水这天，周围赶来参观的社员，密麻麻站满半面坡。工地上，几台柴油机从坡下摆到山腰，大口径水管象条巨蟒，沿着拔地而起的山势，伸向山腰梯田。只见队长王铁柱把手一挥，马达隆隆，在最高处的梯田旁边，一股清水喷着白花，腾空而起，高山峡谷回响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

前坡大队座落在青石山的向阳坡，解放前，百十亩薄地分成上千条带带，斜挂在山梁上，是这一带有名的旱死蛤蟆、饿死老鼠的地方。合作化以后，经过逐年改造，现在登山一望，层层梯田平展展。可是这青石山坡陡、沟直，雨过地皮干，天一早，吃水都困难，更不用说浇地了。去年冬天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队长王铁柱带领社员在山脚挖平塘，几股碗口粗的泉水咕嘟嘟地冒上来。入秋就是不下透山雨，水也不成问题了。

“柱子，这个塘地脚选得好，泉多水旺，少说能浇二百亩！”站在塘边的水利技术员，兴高采烈地向队长介绍着水量。

柱子今年三十出头，粗眉大眼，墩墩实实的中等个儿。这时，他把身上那件粗布坎肩斜搭在膀子上，正在为抽水机收拾场地，浑身的疙瘩肉，晒得乌黑油亮，看上去的确象根柱子。一听说这水能浇二百亩，他心眼里象抹了蜜。但他若有所思地“嗯”了一声，不再吭气了。顺手拔起节草管，咬一点，吐一点，吐一点，又咬一点。渐渐地两道卧龙眉紧蹙到一起，他悄悄地挪到老支书永进跟前，把嗓门压得低低的：“老书记，听见了没有？”柱子伸出两个指头比划着，“这塘里的水能浇二百亩，咱队里的地不过百十亩，这上了山的水，我看不能再让它下来。”

老书记年过半百，抬头纹下，深邃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感到柱子是一个年轻有为的新干部，料定准有新点子。

“后坡大队也有百十亩地，入秋一旱，和咱一样干得够呛，我想能不能把这股水扬过青石山，两队同受益！”柱子没等书记回话，一个劲把自己的打算端出来。

老书记一听，乐得胡子直抖：“好！你也学着管得宽啦，为革命操心，就该不分前坡后坡。俗话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前后正合适。现在离秋分还有半个多月，抓得紧，水过去不耽误他们种小麦。回头咱支委会研究一下，看看咋办合适。”书记话刚说完，柱子满肚子欢喜，说声“到上面看看地形去”，就“噔噔噔”直奔山顶。

青石山巍峨挺拔，茂密的马尾松象一层绿绒，覆盖着连绵起伏的峰峦。山腰间，熟透的高粱，临收的谷子，红彤彤、金灿灿，象一张张彩色地毯，沿着山坡飘展远去。柱子心里琢磨，这青石山上下几百米，山高坡陡，把大队的动力机械全用上，也难扬水过山；绕山修渠吧，它东西绵延几十

里，时间不让人；如果炸开就近山口，眼下炸药集中用在公社水库工地，再说用炸药也太浪费。怎么办？柱子不仅沉思起来。

天刚擦黑，老书记、柱子和刚收工回来的几个支委在会议室一起研究渠道究竟该怎么开法，各抒己见，可是半天没得出个结论。老书记拿出毛主席著作，在灯下一句一顿地读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柱子一拍大腿，呼地站起来：“对呀！我一双眼老盯着难处，怎么不去向群众请教呢？”毛主席的教导象一股清泉，滋润着他的心田。

“事不宜迟，我建议现在就召集社员，大家出点子！”书记话音刚落，“行！”支委们都一致同意。

月上枝头，已是夜半时分，大队会议室挤满了人。有的提议穿山打洞；有的主张山腰建小塘，逐级提水。最后，还是老饲养员的主意得到广泛支持：在离村五里远的洼里山口，有一个南北贯通的山洞，水渠如果穿过山洞到后坡，线路短，用工料少，一定能在秋分前完工。柱子努力抑制着内心的喜悦，把手中的铅笔头在舌头上蘸了蘸，一笔一划地记到本子上，然后站起身来清了清嗓子：“社员同志们，饲养员的建议咱们都同意了，现在咱们再讨论一下，弄明白为什么向后坡送水——”

“为革命多打粮食。”社员们的呼声打断他的话，本来还想解释几句的柱子，临阵变了卦，兴高采烈地讲下去，“对！咱前坡人就是要脚踏青石山，胸怀全世界，凡对革命有益的事，一千个该办；能挑三百斤，决不担二百五。那年咱前坡受灾，后坡贫下中农把自己储备的优良品种，翻山越

岭送到咱门上，人家把我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我们要把他们的难处揽在自己肩上。眼前后坡劳力挺紧，挖渠的活咱包下啦！”会议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缕朝霞涂红青石山巅，经受过于旱考验的青苗，在清澈的泉水滋润下，焕发出蓬勃生机。晶莹的露珠，象跌进山谷的繁星，透过淡淡白雾，闪烁着熠熠银光。开渠计划经大家七修八改，就定下来了。

这一天，突然一股风从村西刮到村东，什么“费神瞎干，来年难堪”、“有这么多劳力打点柴禾卖卖，大家手头都宽余宽余”。风从哪里来？柱子一面削着准备用来测量渠道的树枝，一面数落着村里几个被管制的四类分子。这时，老贫农王永茂拄着棍子赶来找他：“柱子，永魁这个地主分子看大伙要上山，又出来兴妖作怪，说集上的柴禾卖价挺高，咱眼看着满山摇钱树不动，图个啥？”

一听这话，柱子火冒三丈：“这个混蛋又想捣鬼！”他宽厚的胸脯急促地起伏着，手里那截削了一半的树枝，“喀嚓”一声折成两段。突地两道眉毛一扬：“永茂伯，这是个好事儿。”

“好事？都上山去砍柴，这水渠还修不修了？”老人一时没弄清柱子的意思，气得胡子都哆嗦起来。

“水渠当然要修，我是说他送活靶子来了。咱正在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所鼓吹的黑‘四论’，这不是活教材吗？明早破土以前，就在山上开批判会。”

“噢！是这么回事，这一炮是火候，我去招呼修塘的社员，明早都上山去。”永茂伯把手中的棍子向地上猛力一戳，兴冲冲地走了。

批判会在老书记的主持下，火力猛烈集中。柱子熬了半天，才瞅准一个发言机会。他腾地跳上一块大石头，满腔怒火向敌人扑卷过去：“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自己失败的，一会儿披上画皮装人，一会儿光膀子上阵，明火执仗，他们目的的是一个：要复辟资本主义，让贫下中农重吃两遍苦。社会主义大道咱走定了，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套上八头犍子也别想拉回来……”

针锋相对的斗争，鼓荡起强劲的东风，把满山红旗吹得猎猎飘扬。山腰间，锹镐翻舞，夯声起伏，三天不到，先头组的红旗已经接近洼里山口。这时，柱子正把一块大石头掀到沟沿，就听前面有人喊他，急忙赶过去一看，先头组的几个小伙子愣在那里出神。六把镐断了五把，只见二尺多深的土层下，顺山势突起的青绿色岩石，把水渠线路拦腰卡断。小伙子们无可奈何的神情，象脚下的大青石猛压到柱子肩上。可碰上了“拦路虎”啦！他心里思索着。忽然，他抓把草将手上泥土擦了擦，往手心上吐了口唾沫，操起剩下的一把镐，猛地几下子，只觉得双手发麻，再看那石头，纹丝不动，只是添了几道白痕。他眉头一皱，吼一声：“用锤砸！”几个人抡起大锤，叮叮当当直砸到天擦黑，脚前只打下一小堆石片和粉末。柱子觉得两个膀子火辣辣地痛，看看小伙子们也个个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心里象吞了块红炭，火烧火燎地难受。照这样下去，渠水一个月也扬不过山呵！

“怎么样，柱子，能过去吗？”不知什么时候，老书记也上来了。

“嗨，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横在这里挡道。喏，这是一天的工夫。”说着一脚踢飞了几块石片。

“绕道走行不行？”

“试过了，周围都过不去，看样子是突起的山梁子。”

老书记坐下来，拿出烟袋，巴哒巴哒地抽着烟，沉默了半天，突然问：“你们知道为什么前坡坑底下都是石头，却连一个石匠也没有？”

柱子和小伙子互相张望，一阵沉默。

“早年间村里有两个石匠，有棱有角的石头落到他们手里，生花长叶。有一年县里地主要造坟，风水先生选中这青石山的老虎嘴，这两个石匠被拉去干了整整一年，年底结账，恶霸地主三角眼一瞪，说工程不完不算账。这石头坟两个人五年也干不完，一家老小拿什么糊口？他们俩一合计：不再干了。隆冬腊月夜，他俩偷偷地离开县城回家来。谁知半路上被地主狗腿子抓了回去，人被打得奄奄一息，放回家不多久，前后都断了气。”

“那狗地主呢？”小伙子们圆溜溜的大眼，闪烁着仇恨的火苗。

“他还要拉人凿坟，可是这山前山后的石匠，都脚前脚后流落他乡。从那时起，这一带便流传着‘庄稼地里饿断肠，不上青山当石匠’的话。”老书记突然精神一振，亮开嗓门：“时隔二十多年，咱们来碰这青石梁啦！”

“我们今天是毛主席领导，劈石头为人民造福，这青石山就是块钢，也要捅它个窟窿。过去前坡无石匠，今朝石匠咱们当！”

柱子的话音刚落，小伙子们呼啦啦站起来，象一根根铁柱子，屹立在老书记面前，似乎在说：你放心吧！

夜深人静，柱子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耳旁老是响着

叮叮当当的锤声。刚闭上眼又梦见上了山，只见渠道已经修好，书记把闸门一提，清水滔滔，浪花四溅。突然，一块巨石拦腰截断渠水，刹那间，水漫渠道向外倾泻。他喊声“快！”猛扑过去，睁眼一看，还在床上。窗外，星空明澄，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秋虫的低吟。他索性坐起来，瞅着院里那盘石磨出神，渐渐地一丝笑容挂上嘴角。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对，只要摸清这石头的特性就一定能解决。他翻身下床，想找书记商量一下，可是书记到县里开会去了。他忽然想起贴邻公社的陈家庄，有位老石匠，何不去请教一下。

睡眼朦胧的老石匠，看柱子夜半三更来请教打石头，深受感动，张口就把几十年的经验滔滔不绝地倒出来。柱子原原本本地记个仔细。俗话说，会打一锤一方，蛮砸百锤一筐。这石头有缕有丝，偏丝打锤，就是砸上个窟窿，也甭想拿下一块……柱子觉得心里有了点底，就匆匆告别老人……

在县里开会的老书记，惦念家里水渠，会刚结束，连夜上路，来到柱子家前，一叫门，家里人说出去了。老书记冷静一想，“喔”了一声，直奔水渠工地，爬到半山腰，只听远处隐约传来一阵锤声，月光下，一个人光着膀子，一手握钻，一手抡锤，吭、吭、吭……金闪闪的火花从钻下向四外喷射，黝黑的皮肤被月光一照，象一尊闪亮的铁人。

“柱子！”老书记几步奔过去，抓住那湿漉漉的双臂，“你这个家伙，要拚命啊！”

柱子咧开大嘴嘿嘿地笑着，把一块大石头轻轻一提，放到老书记跟前：“你看，摸着它的脾气，拦路虎就变成纸老虎，果然是一锤一方。我算过了，照这样打法，有十几个棒

小伙子，几天就能凿穿石岭山洞。”老书记紧紧握住柱子双手，浑身热血沸腾。

东方破晓，人声鼎沸，笑声满道，十几个小伙子，紧跟柱子队长，举锤向前，光洁扎实的渠道，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势，左突右冲，向着后坡大队延伸而去……

参 观 之 前

社员 孙念亭 苏增才

初秋。东山上，条条渠道里流水潺潺；层层梯田里庄稼葱茏，一派生气盎然。

刚从公社开会回来的永实大队党支部书记周岩松，望着这一片丰收景象，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他，年过半百，两鬓斑白，身材魁伟，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粗布衣；刚毅的面孔上，两只大眼睛闪烁着锐利的光芒。上午，公社党委决定，为了推广学大寨的经验，明天全公社的干部都到永实大队参观。当时，周岩松心里想：这是接受兄弟单位指导的好机会，回去要动员群众，以这次接待参观为动力，进一步掀起学大寨的新高潮……。一散会，他披着夕阳的金辉，大步流星地沿山路赶回来了。

“老支书！”

周岩松寻声望去，只见二队队长赵大虎一晃钻出了西坡的玉米地，“噔噔”地跑来，还没站稳脚就虎声虎气地说：

“老支书，我对你有意见！”

“噢，好大的火气啊！”周岩松一边帮赵大虎拨弄掉满头的玉米花，一边笑咪咪地说，“有意见就快提吧。”

赵大虎头一昂，话象炒豆爆出了口：“你不是常说，干

革命要实心实意，反对说假话吗？可为什么今天就弄虚作假！”

“什么，弄虚作假？”周岩松一时被问得摸不着头脑。可看看大虎那气呼呼的样子，知道其中必有原因，忙说，“别急嘛，小伙子，你指出我哪地方弄了虚，作了假，马上就改。”

“哈，这不是明摆着嘛！”大虎说，“为了应付参观，你们通知各队突击路边活儿。群众对这事意见可大着哪，大家都说：‘这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咱不能那样干！’”说着，赵大虎向西坡指了指：“那不！全在追肥。”

经大虎这一说，周岩松更是莫名其妙了：“通知，谁下的？”

“高承志呗！”

“啊，是他！”

“你——”赵大虎愣住了，怎么老支书不知道？

周岩松听着赵大虎的叙述，两道浓眉渐渐地凝聚起来，一连串的问号在脑海中出现。

太阳落山，晚霞画满天空。

此刻，大队会计室里，一个墩墩实实的小伙子正扒在桌上忙着，他就是大队党支部宣传委员、大队会计高承志。一会，他放下钢笔，揉着痠麻的手指，伸了伸腰，看着桌上一叠写好的材料，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时，大门“豁啦”一声推开了。

“老支书，你回来了？”高承志还没等周岩松回答，就绘声绘色地汇报起来，“今天，我一听说兄弟单位明天要来参观，嘿！就甬提有多高兴了！我想，咱是先进单位，可得

拿出点硬货色给人家看看……”

“嘿，你想的可真不少！”周岩松语气深沉地说。

“那当然罗。”高承志并没有注意到老支书的神色，更加眉飞色舞地，“我首先跑到学校，安排教师把大标语搞得漂漂亮亮的。回头，我又通知各生产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先把路边活儿突击一下。接着，我就来写这份材料。老支书，你看看，行吧？”高承志说着，就把那叠稿纸递了过来。

周岩松看着高承志那得意的神情，听着他这兴致勃勃的汇报，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接过稿纸，顺手装进了衣袋，眉宇间拧起一个大疙瘩……

“老支书，你病了？”高承志这才发现老支书那阴云笼罩的面孔，心里“咯噔”一跳，脸上那兴奋的彩云一扫而光，着急地问着。

“不，我没病，是你病了！”周岩松严肃地说。

“我？没病啊！”高承志用拳头在自己健壮的胸脯上重重地捶了两下说。

“不，我是说，你思想上生病啦！”

“思想？”

“对，思想！”周岩松深沉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可你今天的这些做法却离弦走板啦！”

“什么？老支书，今儿你怎么开起帽子铺啦！”高承志两眼直愣愣地瞅着周岩松，满怀委屈地申辩道，“可我，我这是为了接待参观的同志哪！”

“承志，我这不是给你扣帽子呀！”周岩松接着说，“我

们要发动群众，扎扎实实地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来接待参观的同志。如果为了接待参观而弄虚作假，可就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啦！”

老支书尖锐的批评，使高承志刚才的那股热乎劲儿一下子凉了下來。他喃喃地重复着：“就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对，表里不一，说假话，是资产阶级的坏作风。我们革命队伍里却不许有这种弄虚作假的坏作风呀！”老支书铿锵有力的话，象股巨大的气浪，猛烈地冲击着高承志的心房。

天空收尽最后一块彩云，夜幕徐徐降临了。家家户户的窗口透出了明亮的灯光。

周岩松在家里正逐句逐字地看着那份汇报材料。最后，他慢慢取下鼻梁上的老花眼镜，心里象暴发的山洪，奔腾翻滚：承志这孩子是自己看着长大的，以前总是看他优点的方面多，特别是今年他被选为支部委员以后，只看到他积极能干，却忽视了他思想上的缺点、错误。记得去年秋后，产量还差两斤才够上翻一番，过“长江”，而承志向上级汇报中，却写成了已经翻一番了。当时自己只批评了他几句，叫他改过来，却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纲”和“线”上来分析。从今天他迈错的这一步上看，是和以前的事有联系的。他想到这里，一股革命的责任感猛烈地涌上心头。

“老支书。”一声轻轻的唤声从背后传来。他扭头一看，只见高承志红着脸走了进来。周岩松亲切地说：“承志，快坐下吧。”

“不，”高承志站在跟前，说，“老支书，把那份汇报材